

國學菁華

陳寶泉題

國學菁華

國學菁華 上冊

民國廿一年六月初版

定價大洋五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輯者 高 蘇 垣
 出版者 百 城 書 局
 印刷者 百 城 書 局
 總發行 百 城 書 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營業部設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九號路三十六號
 編輯部及印刷部設天津老西開教堂後中和里

百城書局之分發行處及經售處

- ◎北平—海王商店 文化學社 開明書店 建設圖書館 聯合書店
- ◎天津—直隸書局 佩文齋 天津書局 大陸書局 博古書局 世界書局
- ◎保定—中華書局 翠玉山房 開明書局 新月書店 泰東書局
- ◎上海—開明書局 華通書局 泰東書局 北新書局
- ◎南京—南京書局 現代書局 亞東書局
- ◎蘇州—振新書社 李湛章書局
- ◎滬陽—開明書店 李湛章書局
- ◎長春—中華書局 成成書店
- ◎太原—晉新書社 成成書店
- ◎濟南—東方書社 成成書店
- ◎青島—中華書局 成成書店
- ◎開封—豫都文書莊 豫文書局
- ◎漢口—真美善圖書公司
- ◎洛陽—商務書館 重慶書局
- ◎重慶—平民書局 重慶書局
- ◎北平—新書局 重慶書局
- ◎成都—華陽書報社 重慶書局
- ◎貴陽—振亞書店 重慶書局
- ◎廈門—新民書社 東南書局
- ◎東京—中華書店 東南書局

高選
國學小書二十種

序

今之少年每以古書辭義艱深，而廢書不讀，妄肆詆訶。折楊皇荂，嗑然而笑；陽春白雪，和者甚稀。風氣所趨，學術荒落，可慨也夫！吾友高君蘇垣，蒿目時艱，誨人不倦，而於振興國學，不遺餘力。今當教授之暇，選集經史子之短篇辭義明顯者，編成一冊，以引起青年攻讀古書之興趣。蘇垣循循善誘之意，亦於斯見之矣。榮成梁國常叙。

自序

十九年春，余都講同仁中學，欲促諸生國文進步，因於教讀之暇，選吾國舊籍二十種，每種之中，或錄其短篇論說，或鈔其短篇故事，少者八九條，多者數十事。事則求其有趣，文則求其顯明，計其所得，約數百首。

編輯既竟，復命諸生分鈔，并加注釋。各書之前，冠以作者略傳，至於字句偶有異同，則取其義較長者，所從何書，不盡注也。

昔劉向作新序說苑，所採各事，皆爲類別，此雖不復區分，然二十種中，各類之事，亦略備矣。諸生果人手一編，朝夕誦誦，不特爲文可以進步，且於吾國先賢修己治人之術，宅心處世之方，亦可稍有所知。庶不至數典忘祖，對吾舊有文化，視若敝屣矣。

倘迷途不返，諱疾忌醫，率爾操觚，但求冗長，則三紙無驢，文家所病；陳言務鈔，徒令人厭耳。

十九年春高蘇垣序於保定同仁中學校。

總目

晏子春秋

韓非子

墨子

列子

管子

禮檀記弓

說苑

國策

史記

孟子

呂氏春秋

淮南子

莊子

孔叢子

荀子

新序

左傳

國語

韓詩外傳

論語

右二十種，計文三百五十八首，爲定縣姬振洲，蠡縣張瑄，安平李宗周，深澤李錫智，任縣吳杏文，新城張錚，清苑蕭金柱，任邱郭兆澧，朱炳章，史敬

齊邊肇基，魏近仁等所鈔，最初所選較今爲多，後經梁鶴銓、魏考亭二君刪改，遂付手民，俾諸生作爲研究國文之一助云。

十九年十月一日高蘇垣識。

是書原名同仁中學國學小叢書，在保定同仁中學試作課本，尙感適用，今付百城書局排印，以廣其傳，並改爲國學菁華焉。

二十一年一月八日蘇垣識於保定。

晏子春秋

晏嬰略傳

晏子名嬰，諡平仲，萊人。博聞彊記，通于古今，事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以節儉力行，聞，盡忠極諫，務使齊君得以正行，百姓得以親附。不用，則退耕於野，用，則必不誚義，不可脅以邪。雖白刃交胸，終不受崔杼之劫。及使諸侯，莫能誚其辭，其博通如此。

內能親親，外能厚賢，居相國之位，受萬鍾之祿，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者，五百餘家，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。晏子衣苴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駕敝車，疲馬，盡以祿給親戚朋友，齊人以此益重之。

晏子春秋，今凡八篇（每篇又分若干章）前六篇文章可觀，義理可法，後二篇多有復重，文辭頗異，且不盡合經術，似非晏子所言，疑後人採晏子行事而爲之也。

目

錄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|
| 一 |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 |
| 二 |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 |
| 三 | 景公獵逢蛇虎 |
| 四 | 景公欲以人禮葬狗 |
| 五 | 晏子治阿 |
| 六 | 景公夢與日鬪 |
| 七 | 晏子使楚 |
| 八 | 楚王欲辱晏子 |

一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(一)

景公遊于麥丘。(二)問其封人。(三)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」公曰：「壽哉！子其祝我！」封人曰：「使君之年長於胡。(四)宜國家！(五)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子其復之！」曰：「使君之嗣，壽皆若鄙臣之年！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子其復之！」封人曰：「使君無得罪於民！」公曰：「誠有鄙民得罪於君，則可，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！」

晏子諫曰：「君過矣！彼疏者有罪，戚(六)者治之；賤者有罪，貴者治之；君得罪於民，誰將治之？敢問桀紂，君誅乎？民誅乎？」公曰：「寡人固(七)也！」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。

(一)見內篇諫上第十三。(二)景公，名杵臼。麥丘，地名，面山傍水，土人悉以種麥，謂不宜黍稷，故稱，在今山東萊蕪縣。(三)封人，典守封畿之官。(四)胡，老壽之稱，言使君年長壽考也。(五)家，讀如「姑」與「胡」協韻。宜國家，謂與國家以幸福也。(六)戚，親也。(七)固，固執不通也。

一一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(一)

齊大旱逾時，(二)景公召羣臣問曰：「天不雨久矣，民且有饑色，吾使人卜，云崇在高山廣水，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，(三)可乎？」羣臣莫對。

晏子進曰：「不可，祠此無益也。夫靈山固以石爲身，以草木爲髮，天久不雨，髮將焦，身將熱，彼獨不欲雨乎！祠之無益。」

公曰：「不然，吾欲祠河伯，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不可。河伯以水爲國，以魚鱉爲民，天久不雨，泉將下，百川竭，國將亡，民將滅矣，彼獨不欲雨乎！祠之何益？」

景公曰：「今爲之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君誠避宮殿，暴露，與靈山河伯共憂，其幸而雨乎？」于是景公出野居，暴露三日，天果大雨，民盡得種時。(四)景公曰：「善哉，晏子之言，可無用乎！其維有德。」

(一)見內篇諫上第十五。(二)逾，過也。逾時，言其久也。(三)少賦斂以祠靈山，言少賦於民以作祠靈山之費也。(四)時，讀如「蒔」，更種也。

一二 景公獵逢蛇虎(一)

景公出獵，上山見虎，下澤見蛇。歸，召晏子而問之曰：「今日寡人出獵，上山則見虎，下澤則見蛇，殆所謂不祥也？」

晏子對曰：「國有三不祥，是不與焉。夫有賢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也。所謂不祥，乃若此者。今上山見虎，虎之室也；下澤見蛇，蛇之穴也；如（一）虎之室，如蛇之穴而見之，曷謂不祥也！」

（一）見內篇諫下第十。（二）如，之也，往也。

四 景公欲以人禮葬狗（一）

景公走狗死，公令外共之棺，內給之祭。

晏子聞之，諫。公曰：「亦細物（二）也，特以與左右爲笑耳。」

晏子曰：「君過矣！夫厚籍斂（三）不以反民，棄貨財而笑左右，傲（四）細民之憂，而崇（五）左右之笑，則國亦無望已。且夫孤老凍餒而死，狗有祭；鰥寡不恤而死，狗有棺；行辟若此，百姓聞之，必怨吾君；諸侯聞之，必輕吾國；怨聚於百姓，而權輕於諸侯，而乃以爲細物，君其圖之！」公曰：「善。」趣庖治狗，以會朝屬。

(一)見內篇諫下第二十三。(二)細物，猶言小事，不足道也。(三)籍斂，賦斂也。(四)傲，輕也。(五)崇，重也。

五 晏子治阿(一)

景公使晏子爲東阿(二)宰，三年，(三)毀聞於國，景公不說，召而免之。晏子謝曰：『嬰知嬰之過矣，請復治阿，三年而譽必聞於國！』景公不忍，使復治阿。三年而譽聞於國。景公說，召而之賞。

景公問其故，對曰：『昔者嬰之治阿也，築蹊徑，急門閭之政，(四)而淫民惡之。舉儉力孝弟，罰偷窳，(五)而惰民惡之。決獄不避貴強，而貴強惡之。左右所求，法則予，非瀆，(六)則否，而左右惡之。事貴人體不過禮，(七)而貴人惡之。是以三邪毀乎外，二讒毀於內，三年而毀聞於君也。』

今臣謹更之，不築蹊徑，而緩門閭之政，而淫民說。不舉儉力孝弟，不罰偷窳，而惰民說。決獄阿貴強，而貴強說。左右所求言諾，而左右說。事貴人體過禮，而貴人說。是以三邪譽乎外，二讒譽乎內，三年而譽聞於君也。

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，今所以當賞者宜誅，是故不敢受。」

景公知晏子賢，迺(八)任以國政，三年而齊大興。

(一)見內篇雜上第四。(二)阿，古地名，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。(三)「三年」之一，說有『而』字連下爲句。(四)築蹊徑者，修道路也。急門閭之政，所以查奸宄也。(五)偷窳，遊惰之民。(六)瀟，古文之『法』字。(七)體不過禮者，身體之舉動，一秉於禮，不阿諛也。

六 景公夢與日鬥 (一)

景公病水，(二)臥十數日，夜夢與二日鬥，不勝。晏子朝，公曰：「夕者(三)夢與二日鬥，而寡人不勝，我其死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請召占夢者！」

出於閨，使人以車迎占夢者。至，曰：「曷爲見召？」晏子曰：「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鬥，不勝，公曰：『寡人死乎？』故請君占夢，是所爲也。」占夢者曰：「請反其書！」

(四)晏子曰：「勿反書！公所病者，陰也。」(五)日者，陽也，一陰不勝二陽，故病將已，以是對！」

占夢者入，公曰：「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，寡人死乎？」占夢者對曰：「公之所病，陰也，日者，陽也，一陰不勝二陽，公病將已。」居三日，公病大愈。

公且賜占夢者，占夢者曰：「此非臣之力，晏子教臣也。」公召晏子，且賜之，晏子曰：「占夢以臣之言對，故有益也，使臣言之，則不信矣，此占夢之力也，臣無功焉。」公兩賜之，曰：「以晏子不奪人之功，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。」

(一)見內篇雜下第六。(二)病水，水氣症也。(三)者下一有「吾」字，(四)其，一作「具」；一說，反者，報也，請反其書，謂報其占夢之文件也。(五)水屬陰。

七 晏子使楚 (一)

晏子使楚，以晏子短，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「使狗國者，從狗門入，今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入。」僮者更道從大門入。見楚王，王曰：「齊無人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臨淄三百閭，(一)張袂成陰，(二)揮汗成雨，比肩繼踵而在，何爲(四)無人？」王曰：「然則子何爲使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命使各有所主，其賢者使使賢王，不肖者使使不肖王，嬰最不肖，故直使楚矣。」

(一)見內篇雜下第九。(二)臨淄齊都，今爲縣，屬山東膠東道。古者二十五家爲閭。(三)陰，一說當作「帷」。(四)爲，一作「謂」。

八 楚王欲辱晏子 (一)

晏子將使楚，楚王聞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晏嬰，齊之習辭者也，今方來，吾欲辱之，何以也？」左右對曰：「爲(二)其來也，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，王曰：『何爲者也？』對曰：『齊人也。』王曰：『何坐？』曰：『坐盜。』」

晏子至楚，王賜晏子酒，酒酣，吏二縛一人詣王，王曰：「縛者曷爲者也？」對曰：「齊人也，坐盜。」

王視晏子曰：「齊人固善盜乎？」晏子避席對曰：「嬰聞之，橘生淮南則爲橘，生於淮北則爲枳，(三)葉徒相似，其實味不同，所以然者何，水土異也；今民生長於齊不盜，入楚則盜，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！」

王笑曰：「聖人非所與熙(四)也，寡人反取病焉！」

(一)見內篇雜下第十。(二)爲於也，古或謂「於」曰爲。(三)枳，木似橘，見說文。(四)熙

晏子春秋

一作「嬉」。